

海上花



第一回

趙樸齋鹹瓜街訪舅

洪善卿聚秀堂做媒

按此一大說部書係花也憐儂所著，名曰海上花列傳。只因海上自通商以來，南部煙花，日新月盛，凡冶游子弟，傾覆流離於狎邪者，不知凡幾。雖有父兄，禁之不可；雖有師友，諫之不從。此豈其冥頑不靈哉？獨不得一過來人爲之現身說法耳。方其目挑心許，百樣綢繆，當局者津津乎若有味焉；一經描摹出來，便覺令人欲嘔，其有不爽然若失，廢然自返者乎？花也憐儂具菩提心，運廣長舌，寫照傳

神，屬辭比事，點綴渲染，躍躍如生，却絕無半個淫褻穢污字樣，蓋總不離警覺提撕之旨云。苟閱者按跡尋踪，心通其意，見當前之媚於西子，即可知背後之瀆於夜叉；見今日之密於糟糠，即可卜他年之毒於蛇蝎；也算得是欲覺晨鐘，發人深省者矣。此海上花列傳之所以作也。

看官，你道這花也憐儂究竟是何等樣人？原來古槐安國之北有黑甜鄉，其主者曰趾離氏，嘗仕爲天祿大夫，晉封醴泉郡公，乃流寓於衆香國之溫柔鄉，而自號花也憐儂云。所以花也憐儂，實是黑甜鄉主人，日日在夢中過活，自己偏不信是夢，只當真的作起書來；及至捏造了這一部夢中之書，然後喚醒了那一場書中之夢。看官啊，你不要只在那裏做夢，且看看這書，倒也無俗。

這書卽從花也憐儂一夢而起；也不知花也憐儂如何到了夢中，只覺得自己身子

飄飄蕩蕩，把握不定，好似雲催霧趕的滾了去，舉首一望，已不在本原之地了，前後左右，尋不出一條道路，竟是一大片浩淼蒼茫無邊無際的花海。

看官須知道，『花海』二字非是杜撰的，只因這海本來沒有什麼水，只有無數花朵，連枝帶葉，漂在海面上，又平勻，又綿軟，渾如綉茵錦屬一般，竟把海水都蓋住了。

花也憐儂只見花，不見水，喜得手舞足蹈起來，並不去理會這海的闊若干頃，深若干尋，還當在平地上似的，躑躅留連，不忍舍去。不料那花雖然枝葉扶疎，却都是沒有根蒂的，花底下即是海水，被海水沖激起來，那花也只得隨波逐流，聽其所止。若不是遇着了蝶浪蜂狂，鶯欺燕妬，就爲那蚱蜢螳螂蝦蟆螻蛄之屬，一味的披猖折辱，狼籍蹂躪。惟天如桃，穠如李，富貴如牡丹，猶能砥柱中流，爲羣芳吐氣；至於菊之秀逸，梅之孤高，蘭之空山自芳，蓮之出水不染，那裏禁得起一些委屈，早已沉淪汨沒於其間！

花也憐儂見此光景，輒有所感，又不禁愴然悲之。這一喜一悲也不打緊，只反害了自己，更覺得心慌意亂，目眩神搖；又被罡風一吹，身子越發亂撞亂碰的，登時闔空了一脚，便從那花縫裏陷溺下去，竟跌在花海中了。

花也憐儂大叫一聲，待要掙扎，早已一落千丈，直墜至地，却正墜在一處，睜眼看時，乃是上海地面，華洋交界的陸家石橋。

花也憐儂揉揉眼睛，立定了脚跟，方記今日是二月十二日；大清早起，從家裏出門，走了錯路，混入花海裏面，翻了一個筋斗，幸虧這一跌倒跌醒了；回想適纔多少情事，歷歷在目，自覺好笑道：『竟做了一場大夢！』嘆息怪詫了一回。

看官，你道這花也憐儂究竟醒了不曾？請各位猜一猜這謎兒如何？但在花也憐儂自己以為是醒的了，想要回家裏去，不知從那一頭走，模模糊糊，趑下橋來。剛至橋堍，突然有一個後生，穿着月白竹布箭衣，金臂甯綢馬褂，從橋下直衝上

來。花也憐儂讓避不及，對面一撞，那後生撲達地跌了一交，跌得滿身淋漓的泥漿水。那後生一骨碌爬起來拉住花也憐儂亂嚷亂罵，花也憐儂向他分說，也不聽見。當時有青布號衣中國巡捕過來查問。後生道：『我叫趙樸齋，要到鹹瓜街浪去。陸裏曉得個冒失鬼奔得來跌我一交！耐看我馬褂浪爛泥！要俚賠個碗！』

花也憐儂正要回言，只見巡捕道：『耐自家也勿小心碗。放俚去罷。』趙樸齋還咕儂了兩句，沒奈何，放開手，眼睜睜地看着花也憐儂揚長自去。看的人擠滿了路口，有說的，有笑的。趙樸齋抖抖衣襟，發極道：『教我那份去見我娘舅噯？』巡捕也笑起來道：『耐去茶館裏拿手巾來揩揩哩。』

一句提醒了趙樸齋，即在橋堍近水臺茶館佔着個靠街的座兒，脫下馬褂，等到堂倌舀面水來，樸齋絞把手巾，細細的擦那馬褂，擦得沒一些痕跡，方纔穿上，呷一口茶，會帳起身，逕至鹹瓜街中市，尋見永昌參店招牌，踱進石庫門，高聲問洪善卿先生。有小夥計答應，邀進客堂，問明姓字，忙去通報。

不多時，洪善卿匆匆出來。趙樸齋雖也久別，見他削骨臉，爆眼睛，却還認得，趨步上前，口稱『娘舅』，行下禮去。洪善卿還禮不迭，請起上坐，隨問：『令堂阿好？阿曾一淘來？寓來噪陸裏？』樸齋道：『小寓寶善街悅來客棧。無姆勿會來，說搭娘舅請安。』

說着，小夥計送上煙茶二事。洪善卿問及來意。樸齋道：『也無俗事體，要想尋點生意來做做。』善卿道：『近來上海灘浪，倒也勿好做俗生意哩。』樸齋道：『爲仔無姆說，人末一年大一年哉，來噪屋裏做俗哩？還是出來做做生意罷。』善卿道：『說也勿差。耐今年十幾歲？』樸齋說：『十七。』善卿道：『耐還有個令妹，也好幾年勿見哉，比耐小幾歲？阿曾受茶？』樸齋說：『勿曾；今年也十五歲哉。』善卿道：『屋裏還有俗人？』樸齋道：『不過三個人，用個娘姨。』善卿道：『人淘少，開消終也有限。』樸齋道：『比仔從前省得多哉。』

說話時，只聽得天然凡上自鳴鐘連敲了十二下，善卿卽留樸齋便飯，叫小夥計

來說了。

須臾，搬上四盤兩碗，還有一壺酒，甥舅兩人，對坐同飲，絮語些近年景況，閒談些鄉下情形。善卿又道：『耐一幹仔住來噪客棧裏，無撥照應呢？』樸齋道：『有個米行裏朋友，叫張小村，也到上海來尋生意，一淘住來噪。』善卿道：『故也罷哉。』喫過了飯，揩面漱口。善卿將水煙筒授與樸齋道：『耐坐一歇，等我幹脫點小事體，搭耐一淘北頭去。』樸齋唯唯聽命。善卿仍匆匆的進去了。

樸齋獨自坐着，把水煙吸了個不耐煩，直敲過兩點鐘，方見善卿出來，又叫小夥計來叮囑了幾句，然後一同出去到寶善街悅來客棧。房中先有一人躺着吸煙。善卿略一招呼，便問：『閣下想是小村先生？』小村說道：『正是。老伯阿是善卿先生？』善卿道：『豈敢，豈敢。』小村道：『勿曾過來奉候，抱歉之至。』

謙遜一回，對面坐定。趙樸齋取一支水煙筒送上善卿。善卿道：『舍甥初次到

上海，全仗大力照應照應。」小村道：「小姪也勿懂恰事體，一淘上來末，自然大家照應點。」又談了些客套，善卿把水煙筒送過來，小村一手接着，一手讓去牀上吸鴉片煙。善卿說：「勿會喫。」仍各坐下。

樸齋坐在一邊，聽他們說話，慢慢的說到堂子信人。樸齋正要開口問問，恰好小村送過水煙筒，樸齋趁勢向小村耳邊說了幾句。小村先哈哈一笑，然後向善卿道：「樸兄說要到堂子裏見識見識，阿好？」善卿道：「陸裏去哩？」小村道：「還是棋盤街浪去走走罷。」善卿道：「我記得西棋盤街聚秀堂裏有個信人，叫陸秀寶，倒無俗。」樸齋插嘴道：「就去哉晚。」小村只是笑。善卿不覺也笑了。

樸齋催小村收拾起烟盤，又等他換了一副簇新行頭，頭戴瓜棱小帽，腳登京式鑲鞋，身穿銀灰杭紡棉袍，外罩寶藍甯綢馬褂，再把脫下的衣裳，一件件都摺疊起來，方纔與善卿相讓同行。

樸齋正自性急，拽上房門，隨手鎖了，跟着善卿小村出了客棧。轉兩個彎，已

到西棋盤街，望見一盞八角玻璃燈，從鐵管撐起在大門首，上寫『聚秀堂』三個朱字。善卿引小村樸齋進去。外場認得善卿，忙喊：『楊家梅，莊大少爺朋友來。』只聽得樓上答應一聲，便登登登一路腳聲到樓門口迎接。

三人上樓，那娘姨楊家梅見了道：『噢，洪大少爺，房裏請坐。』一個十三四歲的大姐，早打起簾子等候。不料房間裏先有一人橫躺在榻牀上，攬着個信人，正戲笑哩；見洪善卿進房，方丟下信人，起身招呼，向張小村趙樸齋也拱一拱手，隨問尊姓。洪善卿代答了，又轉身向張小村道：『第位是莊荔甫先生。』小村說聲『久仰』。

那信人掩在莊荔甫背後，等坐定了，纔上前來敬瓜子。大姐也拿水烟筒來裝水烟。莊荔甫向洪善卿道：『正要來尋耐，有多花物事，耐看看，阿有捨人作成。』卽去身邊摸出個摺子，授與善卿。善卿打開看時，上面開列的，或是珍寶，或是古董，或是書畫，或是衣服，底下角明價值號碼。善卿繃眉道：『第號物事，消場倒』

難哩。聽見說杭州黎家鴻來裏，阿要去問聲俚看？」莊市道：「黎家鴻搭，我教陳小雲拿仔去哉，勿會有過回信。」善卿道：「物事來噪陸裏？」市道：「就來噪宏壽書坊裏樓浪。阿要去看看？」善卿道：「我是外行，看啥哩。」

趙樸齋聽這等說話，好不耐煩，自別轉頭，細細的打量那信人：一張雪白的圓面孔，五官端正，七竅玲瓏；最可愛的是一點朱唇，時時含笑，一雙俏眼，處處生情；見他家常只戴得一枝銀絲蝴蝶，穿一件東方亮竹布衫，單一件元色縐心緞鑲馬甲，下束齊荷縐心月白緞鑲三道綉織花邊的褲子。

樸齋看的出神，早被那信人覺着，笑了一笑，慢慢走到靠壁大洋鏡前，左右端詳，掠掠鬢脚。樸齋忘其所以，眼光也跟了過去。忽聽洪善卿叫道：「秀林小姐，我替耐秀寶妹子做個媒人阿好？」樸齋方知那信人是陸秀林，不是陸秀寶。只見陸秀林回頭答道：「照應倪妹子，阿有捨勿好！」即高聲叫楊家姆。正值楊家姆來絞手巾，沖茶碗。陸秀林便叫他喊秀寶上來加茶碗。楊家姆問：「陸裏一位嘎？」洪

善卿伸手指着樸齋，說是：『趙大少爺。』楊家姆瞞了兩眼道：『阿是第位趙大少爺？我去喊秀寶來。』接了手巾，忙登登登跑了去。

不多時，一路咕咕略略小腳聲音，知道是陸秀寶來了。趙樸齋眼望着簾子，見陸秀寶一進房間，先取瓜子碟子，從莊大少爺洪大少爺挨順敬去；敬到張小村趙樸齋兩位，問了尊姓，却向樸齋微微一笑。樸齋看陸秀寶也是個小圓面孔，同陸秀林一模一樣，但比秀林年紀輕些，身材短些，若不是同在一處，竟認不清楚。

陸秀寶放下碟子，挨着趙樸齋肩膀坐下。樸齋倒有些不好意思的，左不是，右不是，坐又坐不定，走又走不開。幸虧楊家姆又跑來說：『趙大少爺，房間裏去。』陸秀寶道：『一淘請過去哉。』大家聽說，都立起來相讓。莊務甫道：『我來引導。』正要先走，被陸秀林一把拉住袖口，說道：『耐勳去哩。讓俚噪去末哉。』

洪善卿回頭一笑，隨同張小村趙樸齋跟着楊家姆走過陸秀寶房間裏，就在陸秀林房間的間壁，一切鋪設裝潢不相上下，也有着衣鏡，也有自鳴鐘，也有泥金箋

對，也有彩畫絹燈，大家隨意散坐。楊家姆又亂着加茶碗，又叫大姐裝水煙。接着外場送進乾濕來。陸秀實一手托了，又敬一遍，仍來和趙樸齋並坐。

楊家姆在一傍問洪善卿道：「趙大少爺公館來噪陸裏嘅？」善卿道：「俚搭張大少爺一淘來噪悅來棧。」楊家姆轉問張小村道：「張大少爺阿有相好嘅？」小村微笑搖頭。楊家姆道：「張大少爺無撥相好末，也攀一個哉嘅。」小村道：「阿是耐教我攀相好？我就攀仔耐末哉嘅。阿好？」說得大家鬨然一笑。楊家姆笑了，又道：「攀仔相好末，搭趙大少爺一淘走走，阿是鬧熱點？」小村冷笑不答，自去榻牀躺下吸煙。楊家姆向趙樸齋道：「趙大少爺，耐來做個媒人罷。」樸齋正和陸秀實鬼混，裝做不聽見。秀實奪過手說道：「教耐做媒人，捨勿響嘅？」樸齋仍不語。秀實催道：「耐說說哩。」樸齋沒法，看看張小村面色要說。小村只管吸烟，不理他。

正在爲難，恰好莊荔甫掀簾進房。趙樸齋借勢起身讓坐。楊家姆見沒意思，方

同大姐出去了。

莊市對着洪善卿坐下，講論些生意場中情事。張小村仍躺下吸煙。陸秀寶兩隻手按住趙樸齋的手，不許動，只和樸齋說閒話，一回說要看戲，一回說要喫酒。樸齋嘻嘻笑着。秀寶索性攔起腳來，滾在懷裏。樸齋騰出一手，伸進秀寶袖子裏去。秀寶掩緊胸脯，發急道：『動哩！』

張小村正吸完兩口煙，笑道：『耐放來喫「水餃子」勿喫，倒要喫「饅頭」！』樸齋不懂，問小村道：『耐說啥？』秀寶忙放下腳，拉樸齋道：『耐勸去聽俚！俚來喫尋耐開心哉哩！』復瞞着張小村，把嘴披下來道：『耐相好末勿攀，說倒會說得野喫！』一句說得張小村沒趣起來，越越的起身去看鐘。

洪善卿覺小村意思要走，也立起來道：『倪一淘喫夜飯去。』趙樸齋聽說，慌忙摸塊洋錢丟在乾濕襪子裏。陸秀寶見了道：『再坐歇哩。』一面喊秀林：『阿姐，要去哉。』陸秀林也跑過這邊來，低聲和莊市說了些甚麼，纔同陸秀寶送至樓門

口，都說：『晚歇一淘來。』四人答應下樓。